三八线往事

吉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篇小说卷· 三八线往事/张笑天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
(张笑天文集)
ISBN 7-206-04058-6

Ⅰ.长 Ⅱ.张… Ⅲ.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Ⅳ.I21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第　　号

长篇小说卷· 三八线往事

主　　编:张笑天　　责任编辑: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总 印 张: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册　　定价:1380 元(全 2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1 章　漫不经心的三八线却注定要永载史册 …… (　)
第 2 章　“军中恺撒”古稀之年的振奋 …… (　)
第 3 章　毛泽东谈拿破仑的羞耻感 …… (　)
第 4 章　上帝与科学的默契 …… (　)
第 5 章　五星上将的星星由 16 国硬币铸成 …… (　)
第 6 章　“毛泽东还得由我来当” …… (　)
第 7 章　斯大林“流亡政府”的建议 …… (　)
第 8 章　四下决心，毛泽东的抉择 …… (　)
第 9 章　感恩节无恩可感 …… (　)
第 10 章　彭德怀说，斩马谡的本事是有的 …… (　)
第 11 章　向鸭绿江浇尿的“胜利者” …… (　)
第 12 章　推把他的欢乐与悲伤带回祖国 …… (　)
第 13 章　万岁军 …… (　)
第 14 章　名将之星在朝鲜陨落 …… (　)
第 15 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 (　)
第 16 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 (　)

第1章 漫不经心的三八线 却注定要永载史册

一

东京的夏夜潮湿而闷热，但比起麦克阿瑟梦绕情牵的菲律宾来说，仍然称得上凉爽。

这是1950年6月24日晚饭后的悠闲时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叼着他那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官邸的长廊散步。这条长廊有100多米长，足够他机械地迈着他那军人的大步。

院子里四只古老的带绿漆铁斗的玻璃角灯幽幽地照射在田字形花圃花丛中，白天，那些在马蹄莲、百合和郁金香花间嘤嘤飞舞的蜜蜂都不见了，只有那沁人心脾的一缕缕幽香四处飘散。

麦克阿瑟已经70岁了，他依然坐在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的位置上，这位五星上将看上去完全不像他实际年龄那般衰老，他腰板挺直，高高的个子，清瘦而漂亮，他的助手和密友惠特尼少将说他的脊柱仿佛是一根旗杆。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只在鬓角染了些许白霜，他的眼睛甚至也是黑的，颇像东方人，可他的脸形和气质，那确是典型的西方血统了。

他的12岁的儿子阿瑟从餐厅里走出来，问："爸爸，我们今天看什么片子？"

麦克阿瑟一见儿子，眼睛立刻放出温和慈爱的光彩。这是他惟一的儿子，从诞生起，就没有回过美国，随着戎马生涯的父亲在太平洋沿岸和岛屿上漂泊。

麦克阿瑟从1945年把日本使馆这栋房子选做他的官邸以后，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除了周日，每天晚上要在大餐厅里放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不但自家人，包括中国保姆阿珠、事实上成为大管家的哈佛上校一起观赏，他连警卫人员、厨师也请来一起看，这成了他的一个永恒的节目了。

麦克阿瑟停下脚步，笑眯眯地对阿瑟说："你妈妈挑了一部《哈姆雷特》。"

"不看，不看，"阿瑟叫道，"我喜欢看打仗的片子！"

麦克阿瑟说："你12岁，跟我打了12年仗，从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到澳大利亚，再打回菲律宾，在塔克洛班的雷德海滩登陆，你还没有听够枪声吗？"

小阿瑟说："你不是说，麦克阿瑟的儿子必须成为将军吗？"

麦克阿瑟欣慰地说："是的。你的祖父是将军，你的伯父是将军，我们是将军世家嘛。"

小阿瑟说："妈妈说，自从不打仗了，你就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是吗？"麦克阿瑟哈哈大笑起来，"那我不就是战争狂人了吗？"

这时麦克阿瑟的妻子珍妮·玛丽·费尔克洛斯笑盈盈地接话说："大家都叫你军中恺撒，这和战争狂人也没有多大区别吧？"

麦克阿瑟也笑了。

珍妮今年52岁了，可看上去像30多岁的女郎，她是当年麦克阿瑟第三次去菲律宾任职时在船上认识的。那时她与他搭乘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一条船，想到中国的上海去旅游，费尔克洛斯小姐时年 37 岁，尚待字闺中。这个娇弱而端庄秀丽的女子先是得到了麦克阿瑟妈妈的喜欢，随后与麦克阿瑟共坠爱河。这个田纳西州面粉厂厂主的女儿，天生有着叛逆性格，矜持而勇敢。结果是她到底没有去成上海，倒是在神父的祝福声中成了麦克阿瑟的妻子。

珍妮问："你们在说什么?"

麦克阿瑟说："我们的儿子不想看言情片、复仇片，要看战争片。"

珍妮说："那就再看一回《乱世佳人》吧。"

麦克阿瑟说："那不还是言情片吗?"

珍妮说："是南北战争时代呀！"

麦克阿瑟笑了："我明白了，你和影片里的大庄园主的女儿郝思嘉是同样出身啊！因此同病相怜。"

这倒让他说对了。珍妮的祖父就当过南部联邦陆军上尉，她从小就是听着南北战争的故事长大的。也许因为《乱世佳人》的作者就是带着同情南方的观点和韵味写这部书的，令珍妮感到亲切。而此前麦克阿瑟却告诉过他的夫人，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父亲作为北方勇士，代表着正义一方，曾在传教士山和石河同珍妮的祖父真刀真枪地对垒过。

麦克阿瑟这时妥协地说："那好吧，让我们的郝思嘉小姐借机重温一回庄园主千金的好梦吧，就重看《乱世佳人》。"

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小阿瑟却说："《乱世佳人》也没意思。我要看《西线无战事》。"

麦克阿瑟耸耸肩，说："那恐怕要叫哈佛叔叔去调片子了，今晚怕来不及。"

小阿瑟说："别的不看。"

麦克阿瑟只好大声呼唤哈佛去借片子，同时在心底叹息了一

声：5 年了，已经 5 年没有战事了。没有战争，将军是无可建树的，想起太平洋战争那炮火连天、一夕数惊的生活来，那才有味儿。按照美国的法规，他 64 岁就该卸下戎装去过养老生活了，可日本离不开他。日本人从上到下，无论裕仁天皇、吉田茂总理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把麦克阿瑟当成了崇拜的偶像和他们的救世主。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他拖到了 70 岁尚未退役。而这 5 年，恰恰是他感到手心发痒的 5 年。军人和安宁是格格不入的，这话是哪个统帅说过的，麦克阿瑟忘记了，可他却把这话记得牢牢的。

二

就在麦克阿瑟在他东京官邸的小放映厅里看《西线无战事》的时候，位于日本海西面的朝鲜三八线上，却爆发了意想不到的战事。

此时远在汉城的军官俱乐部是听不到炮声的，达官贵人和军官们照例在这灯红酒绿的销魂窟跳舞、玩乐，度他们的周末。

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约翰·穆乔正在舞池里搂着韩国少女跳得起劲。穆乔是个 50 岁的快乐单身汉，平时总是穿着整洁的礼服，圆圆的白胖的脸上永远挂着绅士派头的笑容。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出生于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做过事，精通英、意、法和西班牙文，是个干练的外交官。他不结婚不等于精神生活空虚，他是舞厅的常客，而且舞伴常常变为情侣。他喜欢哼西班牙情歌，每天都无忧无虑的样子，反正在朝鲜的半壁河山小国里，可干的事并不很多。李承晚 1948 年才建国，不过两年的历史，穆乔觉得，杜鲁门政府对待南韩比对待日本差远了，不可同日而语，似乎南韩在美国的政治链轨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

汗流浃背的穆乔被美国顾问团的豪斯曼上尉拉出舞厅时，他

晃晃大脑袋，不耐烦地问："怎么了?"

"三八线上炮声隆隆，战争爆发了。"豪斯曼上尉郑重地说。

穆乔并不怎么惊讶。他认为，南北朝鲜的战火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哪一天点燃而已。李承晚绝不把北纬 38 度线当成"国界"，金日成又何尝不想用武力统一朝鲜呢?

"可笑的三八线。"穆乔在灯光昏暗的门厅里轻声笑笑，说，"三八线本来是个地理学的名词嘛。"

当然是这样。

1945 年，因为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造成朝鲜的真空，为划分朝鲜对日寇受降范围，美国五角大楼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武断地在朝鲜地图上拦腰画了一条线，它就是地理学概念的北纬 38°线。人们也许从未曾想过，围绕这条纬度线，5 年后竟然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

穆乔已经不可能回到舞厅翩翩起舞了，他对豪斯曼说："走吧，我们去看看究竟，是大打，还是边境的小摩擦。"

三

三八线上榴弹炮、自行火炮的轰鸣同样惊扰了李承晚总统的梦。他倒没有周末狂欢的嗜好，处理了一些公务后，10 点钟就休息了，他毕竟是 75 岁的人了。

凌晨三点，陆军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再也不能等到天亮了，他叫醒了梦中的李承晚。

李承晚知道出了大事，他打开床头灯，不理会妻子的埋怨，摸索着穿衣服。他在年轻时代领导反抗日本占领者斗争的年月里，坐过牢受过酷刑，左手的手指头落下了残疾，不能弯曲，所以穿衣服的动作很慢。

蔡秉德体重超过 150 公斤，特制的军服被他那身肥肉撑得圆

圆滚滚的，大脑袋架在肩上，看不到脖子。

他向总统报告，他的第七师遭到了北朝鲜的突然袭击，防线已被突破，现北朝鲜军队正长驱直入，形势危急。

“为什么不反击?”李承晚那清癯干瘦的脸上现出怒色。

蔡胖子说：“我已下令全线抗击。可是，可是……总统知道的……”

他下边要说什么，李承晚当然意会。无论从军队的数量、装备还是素质来说，南韩的军队都远远比不上北朝鲜。

现在怎么办? 他只有一条路：向美国求援。美国当初从朝鲜撤兵时有过承诺。

他听到了雷声，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他打发走了蔡胖子，叫他命令部队全线反击，拖住敌人，同时亲自给驻美大使约翰•张和往东京挂电话，他必须直接找麦克阿瑟。同麦克阿瑟打了几年交道，他强烈地感到，麦克阿瑟是个仗义的军人，一切事情在他那里都十分简单，而求得华盛顿的援助，要走好多程序。

他最先挂通了麦克阿瑟的东京官邸，他看看表，凌晨三点半。电话铃响了好一阵，才有人接。

李承晚是用英语呼叫的。

对方答：“远东美军司令部值班室。”连通常礼貌的“你好”也省略了。

李承晚说：“我是李承晚！李承晚啊！十万火急，请麦克阿瑟司令官听电话！”

值班上校哈佛打着哈欠,喝了一口凉咖啡,说:“总统先生,我提醒您,现在是凌晨三点半,您该知道什么时候打来电话才合适。”

李承晚脑门儿沁汗，气愤地捶桌子大叫：“你听着，混蛋，美国公民在南朝鲜将一个个地死去，而你却让你的将军睡大觉！”

不知什么时候，李承晚夫人穿着睡袍走出来，惊慌地用手去

捂听筒。

李承晚甩开她。

哈佛妥协了："好，我试试看……"

他知道麦克阿瑟与李承晚的私交不错，没有紧急大事，李承晚这个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人，不会不懂起码的礼貌。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开关扳到了麦克阿瑟的卧室里去。

铃声使麦克阿瑟惊醒地坐了起来，他打开了床头地灯，看看表。

麦克阿瑟从床旁抓起听筒说："李总统，我想你不会是失眠，想找个人聊天吧？"

李承晚的叫嚷声震耳欲聋："战争爆发了！我们顶不住了！"

"战争？"麦克阿瑟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一直懒洋洋地躺在被子里不动的夫人珍妮也警觉地坐了起来。

麦克阿瑟嘟囔了一句："昨天晚上还在看《西线无战事》，西线现在开火了？"

李承晚大声问："你说西线无战事？打得很凶啊！你的国家稍稍关心一下，我们也不会落到这地步，我多次警告过你们，现在你必须救救朝鲜！"

李承晚所以发牢骚，麦克阿瑟认为事出有因。1945 年 12 月，美国和苏联正式同意对朝鲜实行 5 年托管，但不久，美国就把驻朝鲜美军霍奇部队撤走了。杜鲁门说："美国不能这样不能自拔地卷入朝鲜局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公开说"朝鲜的战略价值不大"，因而认为对朝鲜承担义务是"不明智、不切实际的"。只有麦克阿瑟对朝鲜战略地位的估价与众不同。1948 年 8 月 15 日，当李承晚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麦克阿瑟飞来汉城光临盛典，这是他在日本 5 年中的两次出访之一，也正因为有这层缘分，李承晚第一个向他告急。

麦克阿瑟绝不想敷衍李承晚，他意识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受到了挑战。

麦克阿瑟说了一句："好像大韩民国总统是我的雇员！"他从床头拿起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摁了烟丝，点燃，说："别慌，我的博士朋友，还没到世界末日。"

他看看表，说："天亮后，我先派出10架野马式战斗机飞过去。再给你拨去几十门大口径的榴弹炮。"

李承晚焦急地说："将军是在敷衍我吗？我要的不仅仅是飞机、大炮。我的军队正在向后溃退，你们美国人不出兵，我看是扭转不了局面的。"

麦克阿瑟说："出兵，事关重大呀……"

李承晚打断他说："你们有过诺言，要帮助我们统一朝鲜，你们究竟做了什么？"

麦克阿瑟说："朋友，如果我是总统，我现在就发令，让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登陆。可现在，我得请示，请你耐心等待。"

他放下电话，弹跳一般从床上挺起身迅速地穿衣服。

珍妮说："难怪人家叫你军中恺撒，一听见打仗，就变成了顽童了，你已经70岁了！"

麦克阿瑟正在打领带，他说："没听说有百岁顽童吗？何况70岁？"

他挂上手枪，在穿衣镜里欣赏自己依旧不减当年的英姿。

麦克阿瑟自我欣赏地说："是的，我已经70岁了，没想到我有可能第四次被卷入战争。你忘了吗？9年前我在马尼拉，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投入战争漩涡。"

珍妮拥衾而坐："亲爱的，一定要打，让别人去吧。我可不愿在大炮的催眠曲里做噩梦。我可不想再闷在潜艇里逃生了。"

她说的是1942年2月20日的可怕撤退，她同麦克阿瑟、小阿瑟、保姆阿珠，还有菲律宾总统奎松一家人，挤在"旗鱼号"

需要上本请访问：www.chongbook

潜水艇里，从科雷吉乌多尔岛沉入海底，在幽深得怕人的棺材一样的铁盒子里逃往澳大利亚。她事后多少年都像在噩梦中，她总是觉得日本人的水下鱼雷正像大鲨鱼一样向他们的潜艇射来……

麦克阿瑟吐了一口浓烟，说："我呢，听不见炮声倒是睡不好觉。"他怪笑了几声。

他大步走到外面的军官值班室，副官哈佛上校正在听电话，一见麦克阿瑟出来，就送过话筒："阿尔蒙德参谋长电话。"

麦克阿瑟接过听筒，说："是我，当然是炮声把我吵醒的。什么？你已经接到了朝鲜事件的六个报告？你问我吗？我们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软弱招致了共产党人采取行动。"

阿尔蒙德说："李承晚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我们操持建立的，我们似有道义上的责任。"

麦克阿瑟嗤之以鼻："可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我皮抽筋剥，远东只剩了四个师，我怎么帮助人家？"

他不等阿尔蒙德再说什么，简短地说："马上过来吧，当面谈。"

放下电话，麦克阿瑟对哈佛上校说："去叫人，惠特尼将军、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沃克将军，还有威洛比将军。"

哈佛看了看墙上的挂表，似有难色。

麦克阿瑟拉开厚重的窗帷，看看护城河和河对岸的日本皇宫仍沉浸在夜色中。他说："难道他们有权利比我多睡懒觉吗？"

哈佛"是"了一声，悄然退出。

四

世界上每一根政治神经都是敏感的。毛泽东最早感应到了三八线上那根神经的律动。

田家英秘书已经奉命找来了一幅朝鲜半岛全图，挂在了颐年

堂里。

毛泽东走近，神情专注地看地图。

周恩来进来，毛泽东并未听见脚步声。

周恩来也过来看地图。

毛泽东转过身来。

两人四目相对，都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点烟，慢慢摇了摇火柴，火柴扔到了烟缸外，这种“失误”在毛泽东来说并不多见。

周恩来拾起火柴杆，吹灭，放进烟缸。

过了许久，毛泽东像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到底发生了。”

周恩来目视着他未表态。

“是祸是福呢?”毛泽东像在自问自答。

周恩来说：“如果美国干涉，就会出现很棘手的事情。南北朝鲜的统一，是人家自己的事嘛。”

毛泽东仍按他的思路说下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既来了，就正视它吧。”

周恩来说：“让外交部同金日成联系一下吧，情况尚不明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份美国出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面有一幅远东地图，图上有几个红色箭头，分别由朝鲜、日本和台湾指向中国。周恩来认为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不然不会连飞行距离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看了看，说：“艾奇逊之流，对于中国的认识水平，不如我们的一个普通战士。”

周恩来懂得，毛泽东认为艾奇逊、杜鲁门低估了新中国，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用自嘲的口气说：“我们倒是想铸剑为犁呀，其奈烽

火又起何?”

周恩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就在两天前，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上还说，中国人民将经受两种艰巨考验：战争和土地改革。他说，战争这一关，已经过去了，话音没落，战争的阴云又刮到头上来了。

周恩来说：“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呀。”

毛泽东说：“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尽而牛不可行，逆也。这是吕氏《春秋》上的话。这个叫乌获的人是大力士，扯着牛尾巴想使牛倒着走，结果牛尾巴拽断了也没用。我看杜鲁门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乌获。”

周恩来说：“我们也得看到，国内外好多人都被这个拽牛尾巴的大力士吓住了，迷信他呢。”

毛泽东说：“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

他引用的是汉代刘向的话。

周恩来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

毛泽东在屋子里沉思着踱了几步，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为谋于未然，方能免灾，也许，我们不得不修正我们全力以赴恢复经济的计划了。”

此前，毛泽东已着手精简、复员部队，只留精锐解放台湾就行了。以攻打万心群岛和木船解放海南岛的战例来看，尽管我们的海军尚在襁褓中，但最终把蒋介石赶下大海，当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那就另当别论了。毛泽东并没有把朝鲜战事当成一般的外事对待，他急于想知道苏联的态度。

五

斯大林也不平静。三八线交火后两小时，他的大使史蒂科夫

就发来了急电。

斯大林也是从梦中惊醒的，他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天还没亮透。

斯大林沉静地在宽大得如同教堂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烟斗一丝烟也不冒。

莫洛托夫走了进来。

斯大林看也不看他："证实了吗?"

莫洛托夫说："是的，斯大林同志。金日成打得很顺利，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北南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的第一枪。"

斯大林轻轻摇着烟斗："这并不重要。也许，战后刚刚获得的和平，会因为局部战争而破坏，你想过后果吗?"

莫洛托夫说："高兴的是美国，他们在欧洲占不到便宜，就想在亚洲放把火。"

斯大林说："密切注意事态发展，指示使馆要每天报告。"

莫洛托夫说："我会安排。"

斯大林问："马立克那边怎么样?"

"尚无消息，"莫洛托夫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反应。我们9个月前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我想，无论如何对他们都是一个要皱眉头的事，山姆大叔不是独家经营了。"

斯大林持重地、淡淡地一笑。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说："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啊。"

莫洛托夫没有回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明白，这并不等于说杜鲁门不会在远东冒险。

斯大林并不担心金日成的实力，相信他会不费吹灰之力把李承晚打个落花流水，但前提是美国袖手旁观。倘若杜鲁门发了疯呢? 那问题可就复杂、严重了。斯大林知道那后果是什么。不过他现在还不想过早地说什么，只想静观其变。

六

李承晚费了好大力气才接通了驻美大使约翰·张的电话，叫他立刻去见杜鲁门总统。

约翰·张感到很为难，时值周末，杜鲁门总统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老家度假，美国人视假日如私有财产，那是不可侵犯的。

迫于总统的再三催逼，约翰·张打通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电话。艾奇逊是个学者型的外交家，即使不高兴有人打扰休假，也不会像杜鲁门那样动辄发火。

艾奇逊的电话打到杜鲁门乡间别墅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25日的傍晚，矮胖敦实戴一副没边眼镜的杜鲁门正坐在露台上看报。

女儿玛格丽特听见电话铃响，跑过去接："早安，噢，是你呀。"她冲露台叫道，"爸爸，是迪安·艾奇逊，他说有重要事情。"

杜鲁门走过来接电话："假日快乐，迪安！"他的嗓子低沉而沙哑，他的政敌常常骂他为"一只公鸭"。

艾奇逊通报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他有几分幽默地对休假的总统说："恐怕谈不上假日快乐了。总统先生，情况很糟，朝鲜打起来了，北韩攻势凌厉，李承晚支撑不住了。"

杜鲁门火了，大叫："迪安，不管怎样，必须挡住这些狗娘养的！我连夜飞回去。"

艾奇逊说："冒险夜航大可不必。"

杜鲁门说："你看该怎么办？"

艾奇逊说："我已授权助理国务卿希克森安排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总统同意吗？"

"这是个好主意。"杜鲁门说，"我一回去，马上召集顾问们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现在强大的苏联军队威胁着伊朗和土耳其，苏联庞大的部队驻扎在东德，我怀疑也是苏联人在背后支持着北朝鲜。”

艾奇逊说：“我不大相信斯大林就这样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杜鲁门说：“但愿我们是神经过敏，可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

艾奇逊问：“在哪里开会？”

“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说，“好，回去见。”他一放下电话马上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嗓门大吼：“快，叫专机，马上去机场！”

夫人与女儿无奈地耸耸肩，看着怒狮般的杜鲁门。

放下电话，杜鲁门马上告诉夫人收拾行李，又叫人通知机场，让总统专机“独立号”做好飞行准备。

“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夫人惴惴不安地问。

“我们不希望。”杜鲁门用他那排长喊操的嗓子大声说，“来了也没办法。”

他并没有什么惊慌表示，这位 66 岁的总统下过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命令，其胆大的程度便不言而喻了。

七

麦克阿瑟和考特尼·惠特尼乘坐的吉普车在繁忙的横滨码头前停住。

这里是 5 年前美国占领军登陆的地方，麦克阿瑟也正是在横滨厚木机场降落的。现在横滨是美军的军港之一。

麦克阿瑟穿着卡其布夏军装，头戴镶有金边的软帽，戴飞行墨镜，走下车来，看着美国兵在码头和军舰上忙碌。

惠特尼是跟随麦克阿瑟许多年的助手了，他的名义是行政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